

圖1 元 趙孟頫鮮于樞墨蹟合冊 張治中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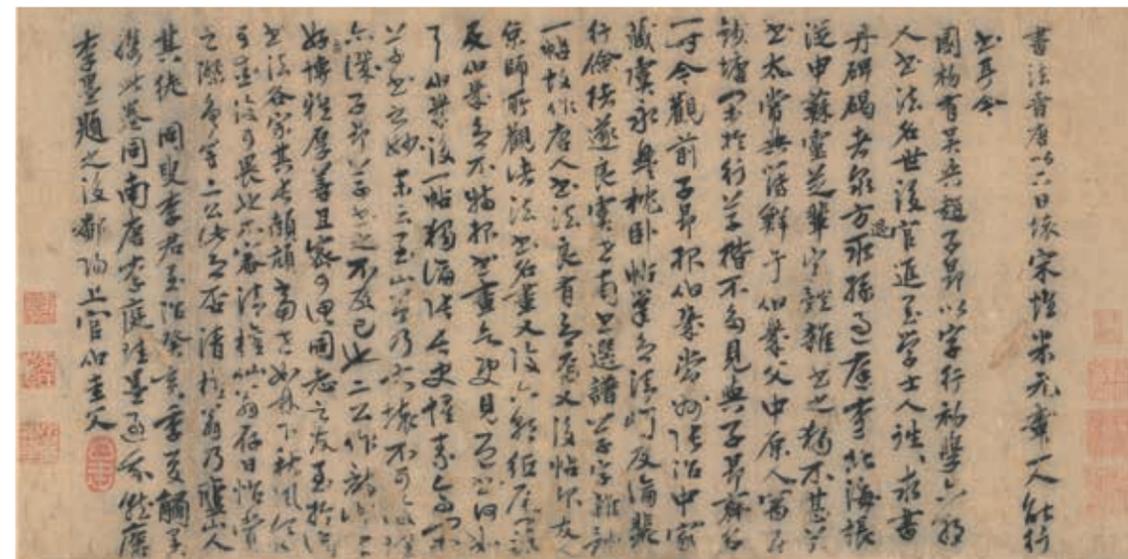


圖2 元 趙孟頫鮮于樞墨蹟合冊 上官伯圭跋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上清外史薛玄卿

從〈元趙孟頫鮮于樞墨蹟合冊〉題跋談起

■ 巫伊婷

元人小楷書蹟多存於題跋之中，散見於手卷、冊頁或畫心等處，為研究者提供了許多寶貴的歷史訊息，也留下不少佳作。在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品中，有一件極為難得的元代書法佳品〈元趙孟頫鮮于樞墨蹟合冊〉（以下簡稱〈合冊〉，圖1）。此〈合冊〉凡四幅，前三開為趙孟頫手札，後一開為鮮于樞論草書，另存兩開元人題跋頁；本文擬就第二開題跋頁中的薛羲（1289-1345）題跋展開論述。

何傳馨先生等人已將此〈合冊〉的文字內容做了相關考證與訂年：¹趙書手札均與鮮于樞談論書畫，而鮮于樞則評論歷代草書優劣。至於元跋四位作者：上官伯圭、黃清權（石翁，約1257-1316）、薛羲及鄧宇，均出身江西，頗

有地緣關係；而後三者又同為道士，加之請上官伯圭品題的同叟李君，亦為黃清權之入室弟子。在這當中所透露的收藏網絡及書法風格，值得探討。

上官跋文云：「書法晉唐以下日壞，宋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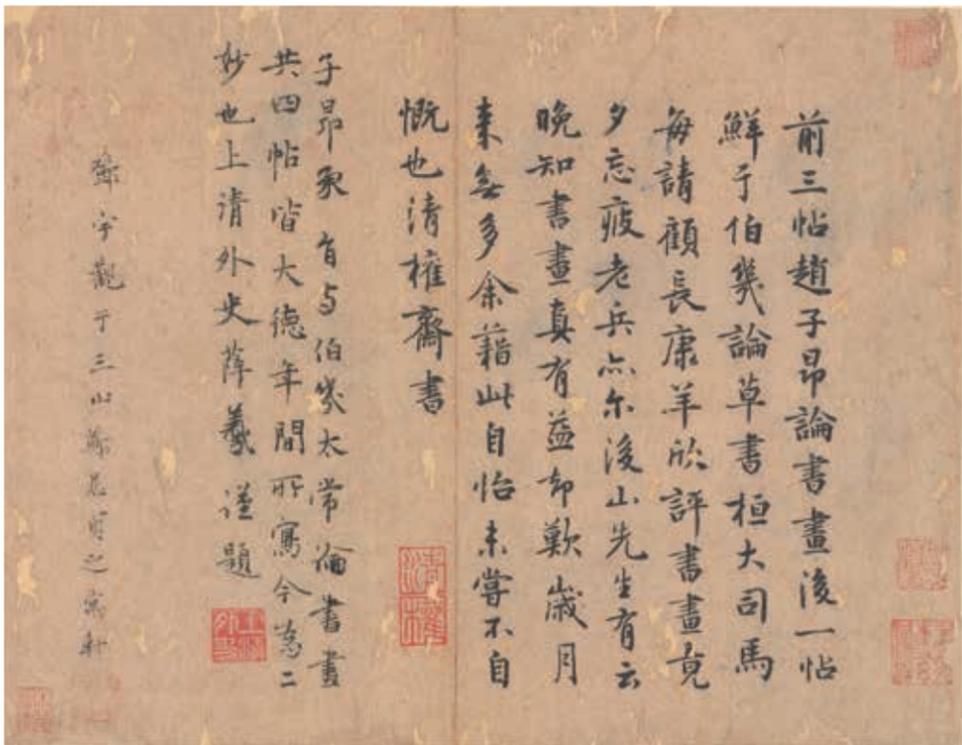


圖3 元 趙孟頫鮮于樞墨蹟合冊 黃清權、薛羲、鄧宇跋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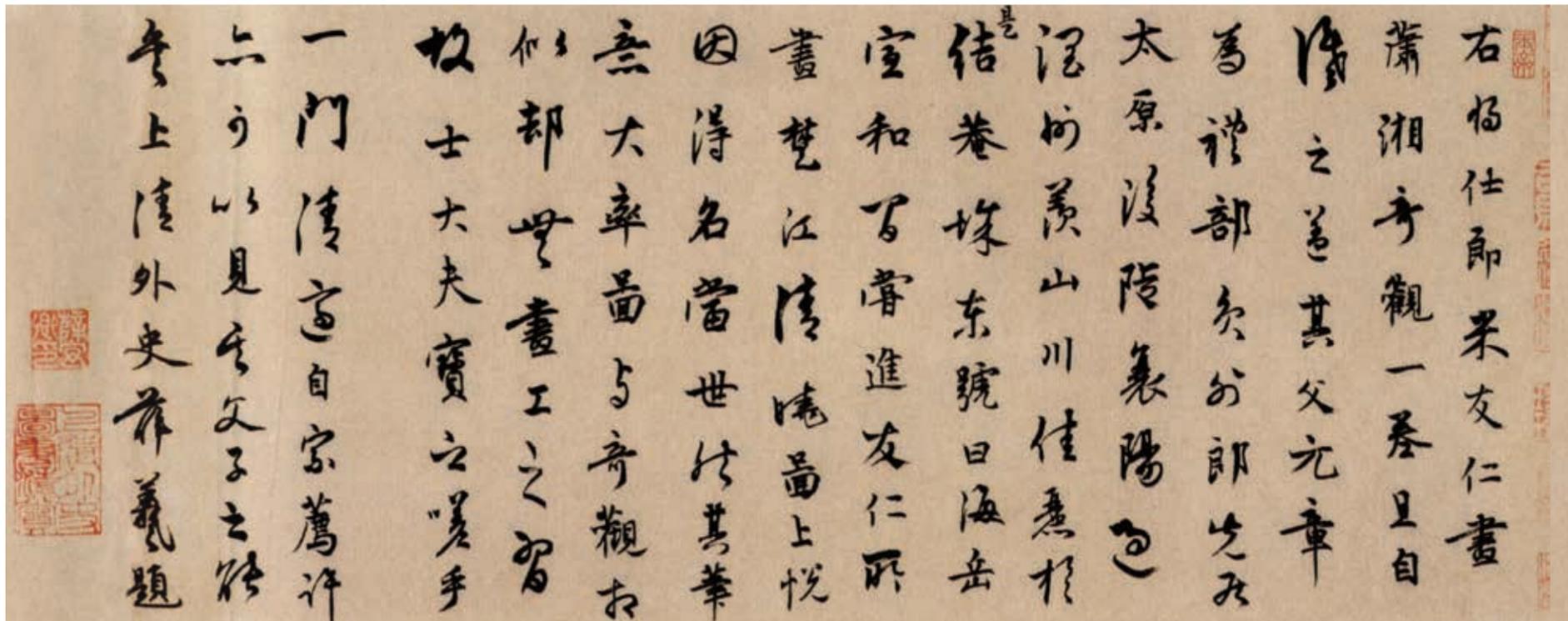


圖4 元 薛羲 跋米友仁〈瀟湘奇觀圖〉卷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取自《故宮博物院藏品大系·繪畫卷》，北京：紫禁城出版社，2008，卷2，頁166-169。

米元章一人能行書耳。……（二公）可謂同志之友，至于論書法，各宗其長，頓頡當世，如林下秋風，令人可愛復可畏也，不審清權仙翁存日，怡賞之際，曾參二公此意否。清權翁乃廬山人，其徒同叟李君，至治癸亥（1323）季夏觸暑，攜此卷，同南唐李廷珪墨過我，就磨李墨題之後。……」（圖2）上官文中提及的李廷珪墨，應為黃家舊藏。元代收藏家陸友曾在《墨史》中提及，生平凡五遇李廷珪墨，其中一次便是在黃氏清權齋中。²

第二開黃清權跋云：「前三帖趙子昂論書畫，後一帖鮮于伯幾論草書。桓大司馬每請顧長康羊欣評書畫，竟夕忘疲，老兵亦爾。後山先生有云：晚知書畫真有益，卻嘆歲月來無多。余藉此自怡，未嘗不自慨也。」（圖3）他從趙孟頫與鮮于樞論書一事聯想到桓玄與羊欣的品

評，並引用了宋儒陳師道「晚知書畫真有益，卻嘆歲月來無多」之語，可以看出他對於藏品的愛護之心。清權齋中收藏唐宋雜蹟，今日尚存者有院藏〈定武蘭亭真本〉卷，有其題跋。黃石翁亦曾請趙孟頫為文作序，³他雖處南方，但是透過和趙孟頫的往來，得以窺知京師收藏的近況。

緊接黃跋之後的左半部，可見薛羲跋云：「子昂承旨與伯幾太常論書畫共四帖，皆大德年間所寫，今為二妙也，上清外史薛羲謹題。」薛羲，字玄卿（玄曦），自號上清外史，信州貴溪（今江西）人。先人以儒為業；年十二辭家入道龍虎山，後至京師師玄教，師從孫益謙（活動於十三至十四世紀）。因地利之便，薛玄卿在京師結交名公貴族，「周旋其間，接聞緒論，學日益粹。」⁴例如袁桷（1266-1327）、

虞集（1272-1348）等人曾以詩文勉勵；年紀漸長後屢屢被委以重任，曾扈從灤陽（今河北遷西縣西北），1343年被朝廷授予「弘文裕德崇仁真人」之號，可見其地位崇高。

薛羲在大都時的交遊活動，在元人文集中時有所見；而他和趙孟頫的接觸，可見於鄧宇在米友仁〈瀟湘奇觀圖〉卷後的題跋：「至於上清外史薛公玄卿，素與吳興趙松雪評論書畫，尤為精到……。」⁵鄧宇這段為鄭居貞所寫的一大篇長跋，剛好和他在〈合冊〉中的寥寥數語形成對比：「鄧宇觀于三山鄭居貞之寓軒」。鄭居貞名桓（?-約1402），福建人，明初官至河南布政司左參政，後牽連靖難被誅；在〈合冊〉中亦可見其藏印兩方。

黃、薛、鄧三人題跋均用楷體，體現出此時的書學風氣。元代書學在趙孟頫的倡導之下，

興起一片復古思潮，一掃宋人尚意的弊病。除了趙氏門人學習其流利妍美的行草體外，其實更全面性的影響，是在元末普遍可見的小楷體上。趙孟頫在其〈禊帖源流〉卷後跋自云：「予自少小，愛作小字。」早年趙孟頫小楷書學鍾繇等魏晉古體，後來更多自二王楷法中汲取養分，形成自己的面目。他在另一封給友人的信札中提到：「若今子弟輩，自小便習二王楷法，如黃庭、畫贊、洛神、保母，不令一豪俗態先入為主，如是而書不佳，吾未之信也。」⁶晉唐小楷的薰陶讓元末書風有脫胎換骨之感；而更值得注意的是許多小楷經典如〈黃庭經〉、〈道德經〉本身，就屬道教信徒熟知的文本，奉為圭臬。

上官伯圭的題跋中也透露出時人的觀點，認為「書法晉唐以下日壞」；故轉向古法學習，如他本人題跋就有意識地參用章草於書中，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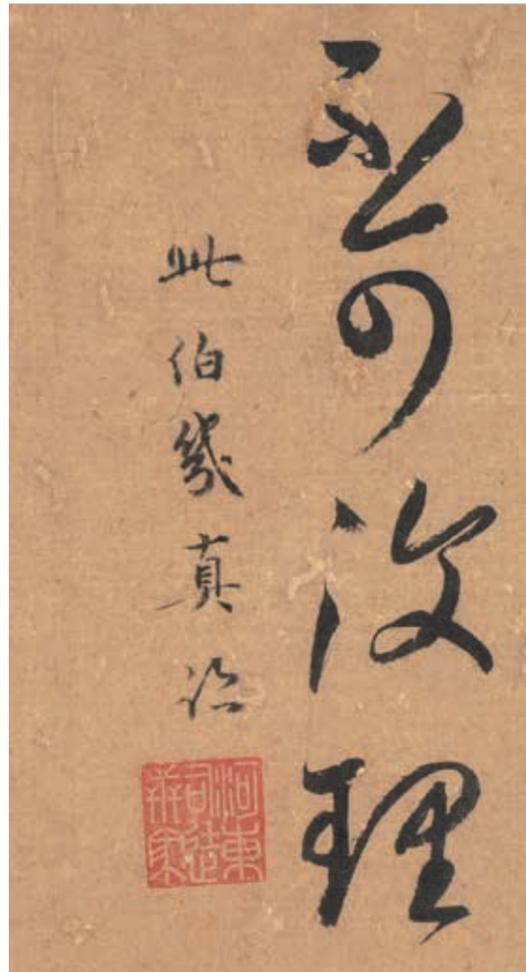


圖5 元 薛羲 題鮮于樞〈論張旭懷素高閑草書〉：「此伯幾真跡」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6 元 薛羲 跋〈元趙孟頫鮮于樞墨蹟合冊〉(左)與題鮮于樞〈論張旭懷素高閑草書〉(右)「伯幾」二字局部比對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示高古之趣。而黃、薛、鄧三人，雖各自面貌不同，然而在本質上有共通之處：起筆與收尾均慎重，用筆精實，又有舒朗閒適之意。

先從薛羲的書法風格來觀察。題跋中的薛書結字瘦長，線條起筆動作明顯，順勢牽帶，中宮較不緊湊，以寬綽的姿態取勝。若參照另一件薛氏墨跡，這樣的特徵會更加明顯。今日藏於北京故宮之米友仁〈瀟湘奇觀圖〉卷，在米氏後跋第一紙即為玄卿所書。(圖4)此處行書筆畫清勁，運筆流暢，偶用章草書特有的波磔帶入書中，牽絲映帶運用自如，使整體節奏快慢有致，字距舒展開闊，不失流俗。此兩例可以歸納出一些薛玄卿的用筆習慣：單字中常有某一筆畫稍微誇張出格，打破結字平衡而形成欹側之態；中宮較鬆，然細筆若棉裡裹針，不失勁挺。《書史會要》云薛書「行書得體」，⁷ 確得適評。

由上述特徵可以審視寫在鮮于樞墨跡上的一行小字「此伯幾真跡」，與薛氏的用筆習慣完全吻合。(圖5)儘管書於墨跡上之小字與題跋頁者因紙質條件而有不同視覺效果，單字之間也較為疏朗，然而兩者在「伯幾」二字的書寫結體上同出一轍：「伯」字左右部首寬鬆獨立，而「幾」字左重右輕顧盼相應。(圖6)接著「真」字以楷法平衡了轉筆牽帶的動態，以粗細不等的橫劃減輕自身的重量感；卻又在最後的「跡」字使用智永草法，使書寫節奏在楷、行、草間動靜平衡，確實將書家的水平完全呈現。這多少歸功於花箋紙張本身的紙墨相發，使薛書五字鋒芒畢現，從容不迫。另外，「薛玄卿」朱文印出現在每一開墨跡畫心的左下角，十分顯眼(圖7)，而此行小字下方，亦鈐有「河東司徒世家」白文印。河東乃薛氏郡望，在黃縉書〈薛公碑〉中提到，薛羲先祖「有仕南唐為其司徒者，宋秉義郎習，其後也。……」⁸ 綜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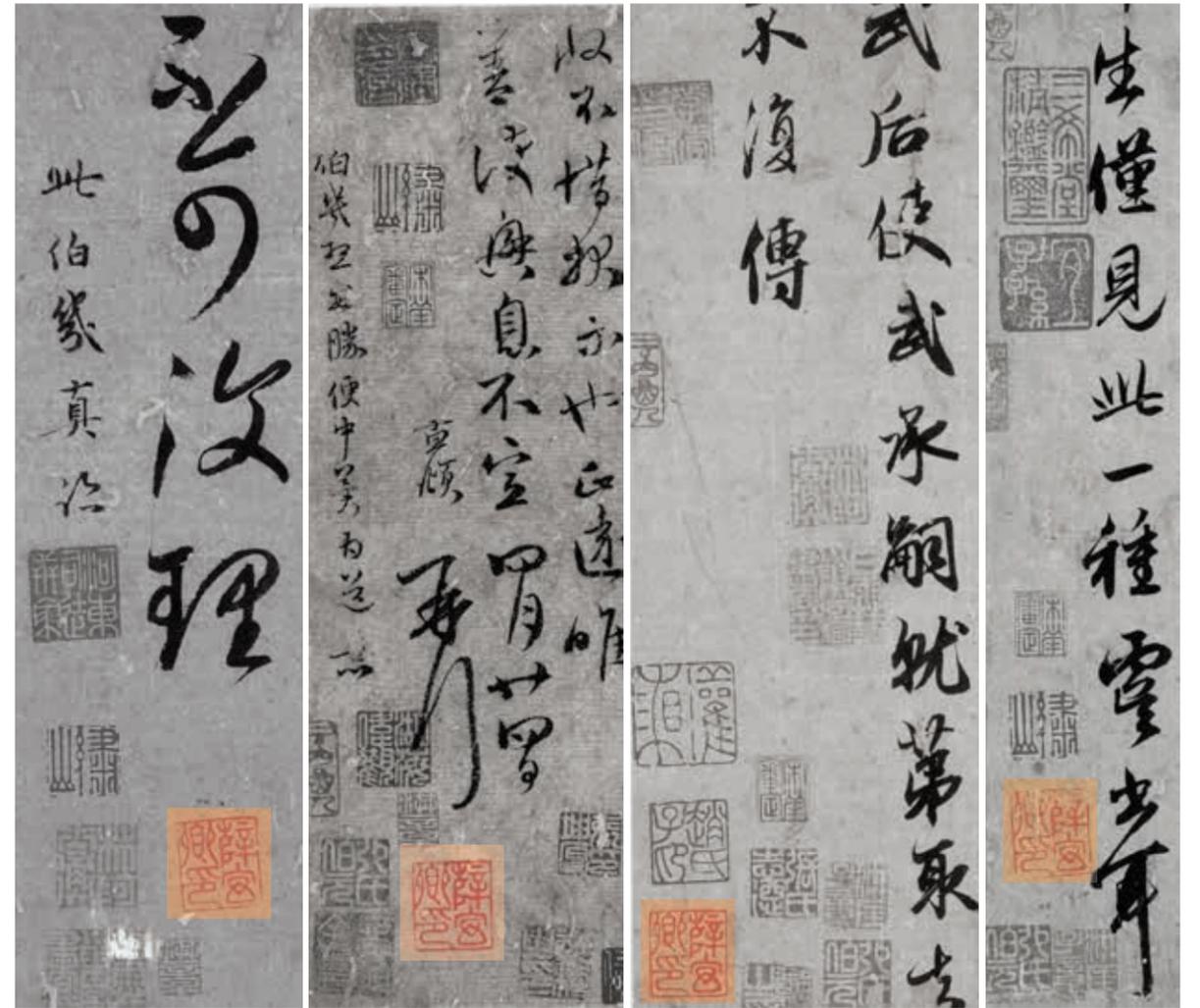


圖7 元 薛羲 「薛玄卿印」鈐於〈元趙孟頫鮮于樞墨蹟合冊〉四幅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作者電腦後製處理

上所述，可推知此行墨跡為薛羲所書無疑。

在行間變換各種書體，造成快慢有致的視覺效果，是趙孟頫擅長的書寫特色；當薛玄卿向他請益時，應也有所領悟。這行精彩的薛玄卿書，十分符合黃潛對他的評語：「書札極麗逸，片楮出，人爭欲得之。」當然，時人爭相收藏薛氏書跡，還有部分是出於仰望他的詩名。在同鄉前輩虞集眼中，玄卿「為學弘博，好古書法，為詩有飄飄凌雲之風，其材固足望也。」⁹ 就連未緣得見的仰慕者，也會求得一幅小像攜

之留念：「有聞公之風而未之見者，或使圖其像以去。」¹⁰

元仁宗時(1311-1320)，薛羲一路從侍祠升到提點上都崇真萬壽宮，並在泰定元年(1324)，奉詔征嗣天師，位於大宗師之下；而玄教和蒙元皇室的关系十分親近，使他有機會獲得御賜墨寶，甚為殊榮。¹¹ 這些經歷，都讓他的發言和意見，比其他南方道士多了一份權威性。〈合冊〉第四開其實未有名款，全賴薛氏手書表明「此伯幾真跡」，相當耐人尋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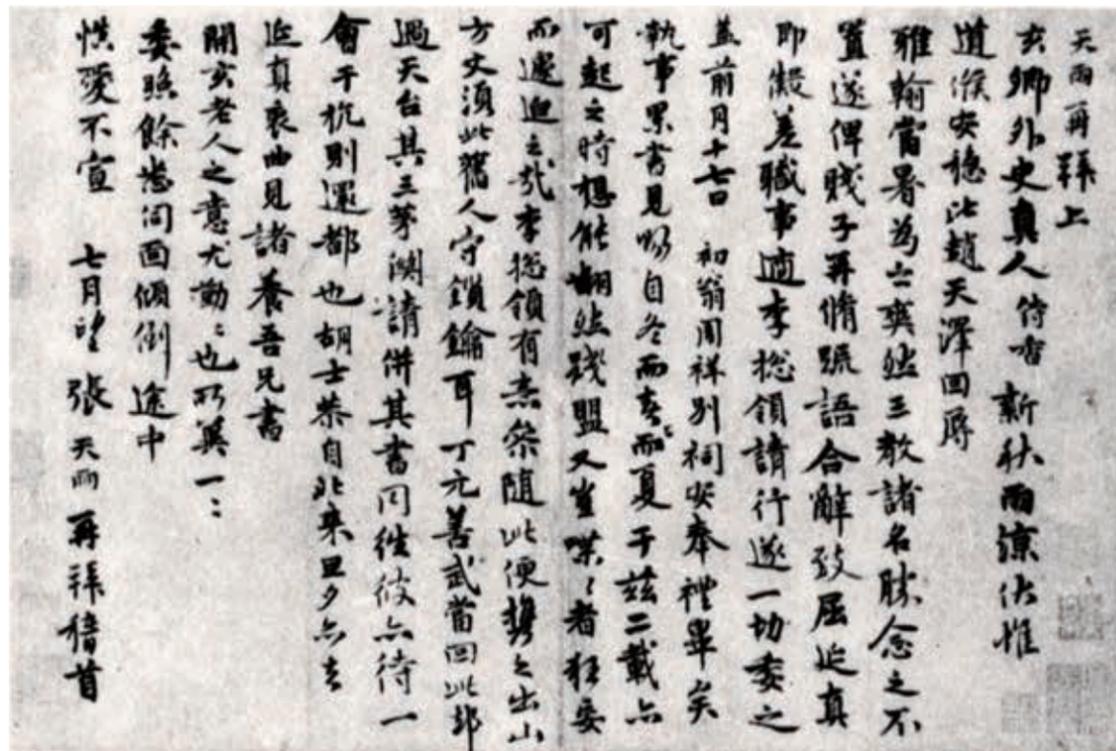


圖8 元 張雨 致玄卿札 蘇州博物館藏 取自《中國古代書畫圖目》，北京：文物出版社，1986，冊6，蘇1-009。

當時，鮮于樞不過謝世二十餘年，其書跡已罕見到他必須要在畫心上提醒其他觀者，或許和鮮于樞晚年在西湖因學齋閉門謝客有關。而〈合冊〉前三帖趙書從鮮于樞家藏流出後，第一手裝裱者就將前三帖和後一帖〈論張旭懷素高閑草書〉組合定型，排出一種當代書家討論古代書畫收藏的面貌。無論如何，這樣將書畫鑑賞主題相關的信札收集在一起裝潢成帙的動作，本身就是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情，這說明收藏者對於此一主題的興趣，並將不同時間點的訊息串聯、賦予觀賞的意義。

猶如趙孟頫與鮮于樞之書「誠為二妙」，薛玄卿和道中同輩張雨（1283-1350）亦號「京城兩外史」。¹²句曲外史張雨於皇慶二年（1313）來到大都，遂和年齒相近的薛玄卿意氣相投，交往密切。儘管張雨只在京師停留半年餘，就

回到南方協助劉大彬編纂《茅山志》，然而兩人在頻繁的書信往來與詩文倡和中，留下許多紀錄。今日仍存張雨書〈致玄卿札〉，尤為珍貴：

天雨再拜上。玄卿外史真人侍香。新秋雨涼，伏惟道候安穩。比趙天澤回，辱雅翰，當暑為之爽然。三教諸名勝，念之不置，遂俾賤子再脩疏語合辭，致屈延真，即擬差職事。適李總領請行，遂一切委之。蓋前月十七日，初翁周祥別祠安奉禮畢矣，執事累書見賜，自冬而春，而夏于茲二載，亦可起之時。想能翻然踐盟，又豈喋喋者狂妄而遽迫之哉。李總領有意參隨，此便攜之出山，方丈須此舊人守鎖鑰耳。丁元善武當回此，卻過天臺。其三茅關，請併其書同往。彼亦待一會于杭則還都也。胡士恭

自北來，旦夕亦去延真，哀曲見諸養吾兄書。聞玄老人之意，尤勤勤也。所冀一一委照，餘悉伺面傾倒，途中慎愛，不宣。七月望，張天雨再拜稽首。（圖8）

信札中提及多位同道友，如開玄老人王壽衍、崇真萬壽宮道士丁元善等等；張雨向玄卿交代這些年來的人事變化，並力勸出山，師長友朋均引領期盼云云。原來，當至治元年（1321）玄教宗師張留孫去世後，由吳全節接任大宗師位，而第三代中堅份子則由薛羲與陳日新代表，扶柩歸葬龍虎山；然而原本看好的明日之星卻在數年後決心遠離是非之地，回龍虎山隱居。或許宮廷的內鬥與人事變更，刺激了薛羲本來就仗義執言的性格，袁桷曾嘆其「在崇真宮，數評議吾徒所當為事」¹³加上其性格

「白眼青天、傲睨一世」¹⁴他大概也像倪瓚一樣好惡分明。泰定三年八月（1326），薛羲終向京城友人辭行，此後朝廷仍委任其他職務，仍辭不就。初步考察，張雨去信的時間當在薛羲剛歸隱龍虎山不久，則張雨時在茅山。信札中流露出的懇切之情，溢於言表，兩人深厚的友誼可見一斑。

張雨和薛羲兩人的遭遇都經過一番轉折，惺惺相惜之情也躍然紙上。相較於張雨後來活躍於江南藝文圈，在書法史上留下較多的影響力，薛羲歸山後，倒是花了相當多力氣在回饋鄉里，做功德事業。¹⁵然而這樣一位曾經名滿京城的上清外史，不應該被歷史遺忘；透過薛羲難得的書蹟，其人之風流呼之欲出，再現眼前。

作者為臺大藝術史研究所碩士

註釋

1. 本文前半部主要就〈合冊〉的元代流傳史部分作介紹，至於該冊內容的詳細討論，可參考何傳馨，〈二妙合冊——趙孟頫鮮于樞墨蹟合冊解讀〉，《故宮文物月刊》，第403期（2016.10），頁26-39。趙華，〈趙孟頫論枕臥帖小考與元初書畫收藏生態〉，《故宮文物月刊》，第354期（2012.9），頁98-105。
2. （元）陸友，〈墨史〉，收入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》（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1986，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乾隆四十七年文淵閣本影印），冊843，卷上，頁661。
3. （元）趙孟頫，〈松雪齋集〉，收入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》，冊1196，卷6，〈清權齋內稿序〉，頁678。
4. （元）黃潛，〈弘文裕德崇仁真人薛公碑〉，收入陳垣編，《道家金石略》（北京：文物出版社，1988），頁974-975。
5. 此卷今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，薛跋之後有葛元喆、賈師泰、劉中守、鄧宇接其後，是為鄧居貞所寫觀款，鈐有「鄧氏子方」、「雪鶴山人」印。關於鄧宇的相關介紹，可參考姜一涵，〈元末明初羽士畫家鄧宇及其竹石圖研究〉，《故宮季刊》，7卷4期（1973夏），頁49-86。
6. （元）趙孟頫，〈致王子慶札〉，《宋元名人詩箋冊》，吉林省博物館藏。
7. （明）陶宗儀，《書史會要》，收入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》，冊814，卷7，頁764。
8. 同註1。另外（元）柳貫在《待制集》中也有提及薛玄卿自述家世淵源，見《待制集》，收入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》，冊1210，卷15，〈稱心寺重建佛殿記〉，頁427-428。
9. （元）虞集，《道園學古錄》，收入陳垣編，《道家金石略》，卷46，〈送薛玄卿序〉，頁968-969。
10. 同註4。
11. 見（元）袁桷，《清容居士集》，收入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》，冊1203，卷15，〈上尊賜張上卿薛玄卿賦詩次韻〉，頁205。以及（元）張雨，〈悼薛玄卿〉，收入（元）賴良，《大雅集》，收入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》，冊1369，卷1，頁517-518。
12. 「學士承旨平原公，許我與君揚許同，一時標名兩外史，羽衣白茅立下風……。」見（元）張雨，〈悼薛玄卿〉，出處同註11。
13. （元）袁桷，《清容居士集》，收入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》，冊1203，卷30，〈文清薛處士墓誌銘〉，頁405-406。
14. （元）鄭元祐，〈瓊林薛真人誄文〉，收入（明）朱存理，《趙氏鐵網珊瑚》，收入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》，冊815，卷9，頁522-523。
15. 吳澄曾提到薛羲在往龍虎山的必經之地修亭鋪路，「收其歲入供湯茗之資，以待過客」。吳澄，《吳文正公集》，收入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》，冊1197，卷48，〈崇賢館記〉，頁501-502。